

徘徊于有情与无情间的『情僧』
游走于东瀛与华夏间的奇人

苏曼殊

全集 二

柳亚子 编





苏曼殊全集 (二)

柳亚子 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杂著集

岭海幽光录	3
燕子龕随笔	20

译小说集

惨世界	41
第一回 太尼城行人落魄	
苦巴馆店主无情	41
第二回 感穷途华贱伤心	
遇贫客渔夫设计	45
第三回 世态炎凉有如此狗	
婆心恺惻仅见斯人	50
第四回 鬼域官场万般不管	
人奴贱种遇事生风	53
第五回 孟主教慷慨留客	
金华贱委婉陈情	55
第六回 孟主教多财买祸	
宝姑娘实意怜人	60
第七回 无赖村逼出无赖汉	
面包铺失了面包案	62

第八回	为世不平侠士题壁 恩将仇报恶汉挥刀	70
第九回	忍奇辱红颜薄命 刺民贼侠剑无情	76
第十回	遣英雄老侠赠金 别知己美人挥泪	99
第十一回	败家子黑夜逢良友 守财虏白手见阎王	104
第十二回	寄情书佳人怀春怨 灭王党顽父露风声	113
第十三回	孔美丽断魂奇烈客 明男德犯驾巴黎城	121
第十四回	孟主教济贫赠银器 金华贱临命发天良	126
娑罗海滨遁迹记		134

小说集

断鸿零雁记	153
第一章	153
第二章	154
第三章	156
第四章	159
第五章	161
第六章	164
第七章	165
第八章	168
第九章	171
第十章	172
第十一章	175
第十二章	177
第十三章	182

第十四章	184
第十五章	186
第十六章	189
第十七章	190
第十八章	192
第十九章	194
第二十章	198
第二十一章	200
第二十二章	202
第二十三章	204
第二十四章	206
第二十五章	208
第二十六章	210
第二十七章	212
天涯红泪记	215
第一章	215
第二章	219
绛纱记	222
焚剑记	241
碎簪记	256
非梦记	279

杂著集



岭海幽光录

一九〇八年

吾粤滨海之南，亡国之际，人心尚已；苦节艰贞，发扬馨烈，雄才瑰意，智勇过人。余每于残籍见之，随即抄录。古德幽光，宁容沉晦？奈何今也有志之士，门户崎屹，狷狷嗷嗷。长妇妣女，皆竞侈邪。思之能勿涔涔堕泪哉？船山有言：末俗相率而为伪者，盖有习气而无性气也。吾亦欲与古人可诵之诗，可读之书，相为浹洽而潜移其气，自有见其本心之日昧者，是亦可以悔矣。

僧祖心，博罗人，礼部尚书韩文恪公长子。少为名诸生，才高气盛，有康济天下之志。年二十六，忽弃家为僧，禅寂于罗浮匡庐者久之。乙酉，至南京，会国再变，亲见诸士大夫死事状，纪为私史。城逻发焉，被拷治，惨甚。所与游者忍死不一言。法当诛死，会得减，充戍沈阳。痛家而哦，或歌或哭，为诗数十百篇，命曰《剩诗》。其痛伤人伦之变，感慨家国之亡，至性绝人，有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者。读其诗而种族之爱，油然以生焉。盖其人虽居世外，而自丧乱以来，每以澳涩苟全，不得死于家国，以见诸公于地下为憾。而其弟麟，驥，驪以抗节，叔父日钦，从兄

如琰，从子子见，子亢以战败，寡姊以城陷，妹以救母，驢妇以不食，驢妇以饮刃，皆死。即仆从婢媵，亦多有视死如归者。一家忠义，皆有以慰夫师之心。嗟夫！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诸禅；忠臣孝子无多，大义失而求诸僧；《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以禅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诗为《春秋》，史之不幸也。《剩诗》有曰：

人鬼不容发，安能复迟迟。

努力事前路，勿为儿女悲。

又曰：

地上反淹淹，地下多生气。

呜呼！亦可以见其志矣！

零丁山人，姓李，名正，字正甫，番禺诸生也。丙戌城破，其父及于难，山人乃髡首自名今日僧，遁居零丁之山。遇哀至，放声曼歌，歌文山《正气》之篇，歌已而哭，哭复歌。四顾无人，辄欲投身大洋以死，与厓门诸忠烈魂同游。既又自念：吾布衣之士耳，与其死于父，何如生于君？死于父则无子，斯死父矣。生于君则有臣，其尚可以致吾之命，而遂吾之志也乎？于是弃僧服而返。性好独坐，然亦非习为禅观者。一室深闭，人莫知其所为。窃窥之，每一剪发，即以纸钱包裹，具衣冠上山焚去，哭之呜咽。试问之。则曰：“吾发欲还之父母也；全归之未能，故伤之耳。”酒酣慷慨为诗，有曰：

身当病后哀歌短，家自亡来骨肉轻。

又曰：

多病一身堪久客，故园诸弟尚重围。

又曰：

夜夜哀魂同梦父，年年孤影愧称兄。

又曰：

当天落日愁无影，到地悲风壮有声。

皆悲酸惨绝，如猿吟鹤唳，不堪入耳。久之，郁郁竟以死，年三十七。悲夫正甫！士之不幸，其至此耶？生既无可奋其才，死而忠孝之心又不白，后之人其终以正甫为何如人耶？其为桑门也，臣之终，其弃桑门也，子之始。终始之间，呜呼，难言之矣！正甫一字零丁，零丁亦大洋名。自文文山一至，数百年乃有正甫以哀歌招其魂魄，文山亦幸矣哉！

女以烈见，不幸也；而烈以魂见，使人得传其名氏，则犹为大幸。初广州有周生者，于市买得一衣，丹谷鲜好，置之于床。夜将寝，褰帷忽见少女，惊而问之。女曰：“毋近，我非人也。”生惧趋出。比晓，闾里争来观之，闻其声，若近若远；久之而形渐见，姿容绰约，有阴气笼之，若在轻尘。谓观者曰：“妾博罗韩氏处女也，城破，被清兵所执，见犯不从，触刃而死。衣平日所著，故附而来耳。”屈翁山哀之以辞曰：

彼销者衣兮，水之不能濡。

美人之血红如荼兮。

彼衣者绡兮，火之不能爇。

美人之心皎如雪兮。

毋留我绡兮，吾魄与之而东飘兮。

毋留我衣兮，吾魄与之而西飞兮。

噫嘻烈兮，不自言之而谁之知兮。

增城湛翼銜之女，及笄，受聘吴氏子。丙戌，广州不守，女投井而死。吴生欲迎丧以归，其亲申止之。有李生曰：“凡女子许嫁字而笄之，死则以成人之丧礼之；况死于节者乎？”于是吴生迎丧以归。一夕月明，李见一好女子，身被湿衣，前拜曰：“妾湛氏女也，非君执议，游魂无依矣。请赋诗志妾之死。”言毕而灭。屈翁山抚琴为之操曰：

呜呼嘻，井之阴阴兮。

美人以其魂嫁犹不沉兮。

匪一日之沉兮。

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

谢君之友兮。

以礼而合幽冥之瑟琴兮。

甲寅春，广州有请觐仙者，忽有自署苏氏者来。问其谁。曰：“妾广州绣花街人，年十七，嫁汪叔孟季子。庚寅冬，城破，吾父被杀。吾以几击清兵破头额，因磔我而死。”屈翁山为之歌曰：

击奴击奴。

奴虽不死已碎颅，脑血可以溅吾夫。

纤纤女手有霹雳，泰山难与秋毫敌。

丈夫何必是荆轲，死为鬼雄随所击。

林氏者，广州之河南乡人。丙戌城破，投珠江而死。番禺罗宾王吊之，有曰：

黄泉随母逝，白璧为夫全。

抱玉云飘海，沉珠月在渊。

李氏者，番禺三元市人。庚寅，广州被围，胡骑抄掠得之，不辱，赋诗十章而缢，有曰：

恨绝当时步不前，追随夫婿越江边。

双双共入桃花水，化作鸳鸯亦是仙。

咏其辞，其夫必先自沉者。

丁亥某月，益阳王遇害广州，妃某氏，色美，清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亟具棺衾，得尽一哀，以事新者，当无复恨。”兵出市棺衾，妃阴置小刀数十衾衣中，整刃外向，丧服哭泣视含殓，与兵出葬北山。既毕，兵遽前犯妃，妃大骂。兵怒，抱持益急，身数十处触刃，血漉漉仆地。妃乃反刃自杀。屈翁山为歌云：

为我殓王，送之北邙。

逝将从汝，不惜新丧。

王魄已归土，同穴终何补。

利刃怀满身，欲切奴为脯。

奴血何淋漓，痛楚莫予侮。

自刭以报王，黄泉相鼓舞。

王桂卿，广州人，为张参将之妾。丙戌，年始二十。清兵至，拜辞其夫，弹琵琶一曲，自经死。邝湛若吊之，有曰：

堕楼未散香烟梦，披发犹存石鼓歌。

雁柱只今余玳甲，为怜落木晚风多。

张家玉，号芷园，东莞人。中崇祯癸未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甲申，闯贼破京师，家玉抵书骂贼。贼缚之，使两武士夹之，问以故。家玉年少貌秀拔，声巨词辨。贼叹曰：“吾杀此曹多矣，临死嘶战，不能作一语；未有若此人者。”竟释不杀。家玉虑不得脱，乃伪为文誉贼，乘间南走金陵。会柄国者方借周钟等案，以倾东林诸君子；而家玉与周钟同馆，又出周文忠公凤翔之门，益恶之，竟罗织削籍。居钱塘，与总兵郑鸿逵，副使苏观生等，同护唐王至闽；闽人立之，遂相苏观生，以家玉为侍讲，寻兼兵科，参永胜伯郑彩军驻邵武。家玉先驱抵广信，战许湾，颇捷，遂解福州之围。丙戌正月，破围于新城，力战得出，加佥都御史，开府广信。与郑彩议不合，自请回粤招募。八月，至镇平，谕山贼黄海如等；降其众数万。简精锐万人，为武兴营，余散遣之。会清军至赤山坂；闻上杭败信，兵心已解，兼饷尽，溃归东莞，

居大父丧。苏观生立唐王弟聿錡于广州，以兵部侍郎召，家玉辞不拜。十二月，广州破，巡抚佟养甲素闻家玉名，遣副使张元琳即家召之。家玉衣冠出见，责张元琳以大义。张元琳亦癸未榜，与家玉同为庶吉士者也，归报佟养甲，复飞书谕之。家玉答书有曰：“孔门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安可以不贤之招招之乎？生杀荣辱，惟公命。”家玉既义不肯屈，其师林洵复赞其起兵。会旧蕉到濬二乡以被掠与官兵相攻击，杀数百人。家玉与何不凡，莫子元等约，以大舟来迎。家玉出旧赐幢盖麾葆，鼓吹登舟，袭东莞城；入之，执其新令，籍降绅李觉斯等家以犒士。腾檄远近，所在啸聚以应，时丁亥三月十四日也。十七日，清军至，大战于万家租，遂陷东莞，家玉走到濬。清总兵李成栋攻到濬三日，破而屠之，家玉祖母陈氏，母黎氏，妹石宝，俱赴水死。妻彭氏被执不屈，断股而死。家玉走西乡，大豪陈文豹聚兵二千人保境，奉家玉进克新安县，杀千余人。四月十日，清军攻西乡，不克。家玉遣兵袭东莞，战于赤冈。五月，复自率兵攻东莞，不克，却归西乡。李成栋大军至，攻围数日，互有杀伤。已而舟师败，家玉走，夜经万家租，视其家庙已毁，祖墓发掘，张氏族屠戮殆尽，拜哭而去。张氏为唐殿中监张九皋之后，宋末迁居东莞，地倚大江面四百三十二峰：先辈谓必生大忠孝人，主持名教者，十七传而生家玉。同邑李觉斯以家玉籍其家，恨之刺骨，倡为厌胜之说，毁庙发冢，且踪迹张氏族属，辄指而戮之，几无噍类焉。西乡亦随破，陈文豹等俱见杀。家玉至铁冈，得姚金之，陈穀子等众各千人，遂走十五岭，复得罗同天，刘龙，李启新等众三千人。先

是家玉遣兵攻龙门县，克之。至是入龙门，进攻博罗，亦克之，并克连平长宁两城，复振。攻惠州，三日不克，克归善县，还屯博罗。官军攻之，家玉走归龙门，募兵，旬日间得万余人。家玉幼好击剑任侠，多结山泽之豪，故所至翕然，蹶而复起。至是分其众，列龙虎犀象四营，进攻增城，入之。十月，李成栋至增城，马步万余。家玉分兵为三，倚深溪高崖以自固，大战十日，力尽而败。李成栋围之数重，诸将请血战溃围出。家玉曰：“矢尽砲烈，欲战无具，将伤卒死，欲战无人，天明俱受缚矣。大丈夫立天常，犯大难，事至已坏，乌用徘徊不决，以颈血溅敌手哉？”因起遍拜诸将，自投野塘中以死；怀银章一，篆曰‘正大光明’，闽赐也。时年三十有三。清军得其尸，集诸绅殓视之，李觉斯再拜贺曰：“是已。某知其一齿缺，以银镶之，发长可二尺三寸，今果然，死无疑矣。”盖以为快云。然家玉父兆龙，弟家珍仍为人所匿，觉斯不得踪迹也。明年，以思恩侯陈邦傅，给事中李珍请，谥曰文烈。父封增城侯，少保大学士，如家玉官。家珍荫锦衣佾事。其先后从家玉而死者，为师林洙，从弟有光，有恒，及邓栋材，韩如琰，杨光远等数十人。粤中人又言：家玉常乘一黄马，神骏趋捷，每临阵，风沙惨淡，作势怒鸣，以鼓士气。及家玉死，马亦自掷死溪水侧云。

陈邦彦，字岩野，顺德人。乙酉间，以诸生走金陵，上政要三十二策，权奸沮不用。唐王得其策，读而伟之。至闽，即家授监纪推官，而邦彦已登是科贤书；以苏观生荐，改兵部职方司主

事，监广西狼兵。至岭，闻变，劝苏观生东保惠潮，不听。会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于肇庆；苏观生前与丁魁楚不睦，撤兵回至韶，使邦彦赴肇称贺，且觐动静也。丁魁楚闻苏观生兵回，恐见逼，挟王西走梧州。邦彦至梧，太妃垂帘南面坐，永明王西向坐，丁魁楚侍；劳苦邦彦，即改授兵科给事中，令回慰苏观生，召之入辅。迨邦彦东归，而苏观生已迎立唐王弟聿錡于广州；邦彦不敢入，贻书苏观生报命，且劝其与丁魁楚并力，勿国中自斗，贻渔人利也，苏观生不能从，竟构兵于三水县。初战，广兵败；再战大同峽，广兵以海舟诈降，肇兵败，邦彦遂去隐高明山中。未几，清总兵李成栋破广州，唐王弟聿錡，苏观生皆死。先是，总督万元吉使族人万年募兵于粤，得余龙等千余人，未行而赣州破；余龙等无所归，聚甘竹滩为盗，残兵依附者至二万余人。肇庆总督朱治炯使监军邓研聪招之。既至，与督标兵不和，哗而归，邓研聪与万年俱死于乱。李成栋既陷广州，丁亥春，进攻肇梧，俱克之，走朱治炯，杀丁魁楚，前驱至平乐府。邦彦闻之，扁舟入甘竹滩，与余龙乘虚攻广州，余龙许之。邦彦亦于高明山起兵，与余龙由海道入珠江，会城空虚；清巡抚佟养甲飞骑走桂林，召李成栋回，扬言便道径取甘竹滩，余龙等家属所在，遂退回。于是陈子壮起九江，张家玉起东莞，霍师连等起花山，皆围聚徒众，与邦彦相应。邦彦寄张家玉书云：“成不成，天也。敌不敌，势也。方今王师风鹤，桂林累卵，得牵制毋西，浔平之间，庶可完葺。是我致力于此，而收功于彼也。”张家玉然之。邦彦复遣其门人马应房与余龙攻顺德，复之。李成栋至顺德，余龙战败，马应

房被执，不屈，赴水死。马应房即前鹤庆守马义祥子也。四月，余龙再战于黄连江，亦败死。邦彦乃弃高明，收余众数千人，别徇江门，下之。前者攻广州，佟养甲得降人，知其谋出于邦彦，访求其家所在，急捕之，获其妾何氏，并子陈和尹，陈虞尹于肇庆，厚待之，为书以招邦彦。邦彦不复书，但判其楮尾曰：“妾辱之，子杀之，身为死臣，义不私妻子也。”佟养甲壮其为人，仍善养其妾与二子。后郡绅李星一，举人杜璜，以兵攻肇庆，始杀之。杜璜等战不胜，亦死。七月与陈子壮密约围广州，陈子彦先至，谋泄，内应者遇害，陈子壮欲引去；适邦彦兵至。因谓陈子壮曰：“李成栋方攻张侍郎家玉于新安，闻省警，必乘舟急还。邦彦伏禺珠洲侧，伺其至，以小舟从芦苇中冲之。公以大舰遮其西，使不得去，克城在此举矣。望青旗而朱旂者，吾师也。”计定，李成栋果以战舰数百，过禺珠洲，势甚盛。邦彦小船少冲之，颇焚其数舟。李成栋引而西，邦彦尾之。会暮夜，陈子壮不能辨旗色，疑皆敌舟也。阵动，李成栋顺风追之，遂大败。邦彦欲归攻城，城中已有备，乃疾引兵攻下三水，据胥江，与霍师连会。前湖南黄公辅，御史连成璧等，亦攻下新会新宁。八月，清远指挥白常灿，杀清知县何甲，以迎邦彦；因横江树栅，绝岭东饷道。李成栋还师击清远，霍师连以舟师遏李成栋，李成栋纵火烧师连舟，兵乱，破栅而入，霍师连战死，邦彦，白常灿与太学生朱学熙婴城守。时民兵起者数千家，惟邦彦一军最强，常分出以救民兵之败者。至是精锐尽丧，外无救者。踰日城陷，白常灿死，邦彦犹率数十人操兵战，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园。朱学熙已自缢堂中，邦彦